

有教無類

| 陳校長專訪



文/鍾家豪
攝/陳鳳茵 鍾家豪
編/王俊杰 梁繼平

陳莊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創辦人，曾任教第五組別中學及擔任直資中學校長。陳校長有感於現存體制和環境內漸漸無法讓所有學生享有平等的學習機會，堅持實踐「有教無類」^[1]的教育理念，故放棄高薪厚職，成立「免費補習天地」，著力為貧困、輟學、失學、停學、學習障礙、南亞裔和內地新移民等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學習支援，如提供免費一對一補習配對，網上及電話問功課、興趣班等。

教育改革傷害了教育生態

回想九十年代初，陳校長畢業後隨即申請任教一間第五組別的屋村中學。他指，雖然學校設施簡陋、空間細小、學生頑皮，但教學空間、時間自由鬆動。老師能花精力因材施教，並在課餘時間跟學生談天說地、排戲練舞，投其所好，了解他們的需要和興趣，又為學習進度落後的學生在課後「補底」，故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十分緊密。

自從二千年後香港政府推行「教改」^[2]，教育淪為市場商品，學校與家長學生的關係，猶如商戶與客人，而「客人」的慾望更凌駕「商戶」之理念。陳校長認為，家長只望子成龍，忽略子女潛能，卻對名校學額趨之若鶩，而「成績優異等於好學生」的觀念更是根深蒂固，故家長均以各項成績指標評價學校的質素，如英語教學班數、入大學率，甚至將多功課、多補課、多外藉教師與好學校劃上等號。

另一方面，政府沒有營造出讓學校容易

實踐「有教無類」的機制和環境，反而不斷作出破壞，尤其是推出「縮班殺校」^[3]政策。面對教育局縮班殺校的威脅，學校要在汰弱留強的「市場」上求存，爭取「客人」的支持，故無奈放棄「有教無類」的理念，實質犧牲青年接受學習支援的機會。學校將工作重心由誨人育人轉移至追求各項成績，透過不同的政策提升整體學生表現及學校名聲，如積極宣傳、擇優而教，甚至擇富而教，從而維持足夠收生。操行差或成績差的學生若屢勸不改，即被視為學校的「負資產」，必定除之而後快，以免影響校譽及收生。

同時，老師的教學空間不斷縮小，因忙於處理大量行政工作、累積培訓時數、準備課評等，再無額外心力改善教學方法、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有老師為了教得輕鬆舒服，索性對「難教」的學生視而不見。學業力有不逮、經濟條件許可之學生，尚可請教補習「名師」，又或出國留學，回港又是一條好漢。奈何家境貧困、能力稍遜的學生，並無獲學校提供針對性支援，自身又缺乏財力尋求外援，可謂求助無門。實際上，操行差的學生，更需要心理上的支援和輔導。無奈而可惜的是，在現今教育生態下，這班學生所面對的命運，只能接受不斷的挫敗，一次又一次的留班，甚至被學校放棄而遭趕出校。運氣好的尚可尋獲一工半職，但更大機會是無所事事，失去方向。

即使政府現時將一定金額的資助批予學校，用作支援貧困學童，但最終只變成鼓吹學校舉辦形形色色的興趣班，未能有效改善情況。陳校長指出，資助金額不足，大多學校只會將資助用作聘請非政府組織在校籌辦

課外活動班或功課輔導班，班別形式大多是一名老師對多名學生，對於本來能力稍遜、自信心低的學生，根本無針對性幫助。而且，有意接受培訓的學生均須經學校篩選，但往往最有需要照顧的學生反而不會被選中，如操行差的學生會被視為「搗亂分子」。培訓能力自信本來差的學生倒不如培訓有潛質、乖巧的學生。

陳校長解釋，政府對於問題的形成可謂責無旁貸。要紓緩問題，除提供資助外，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是增加老師的教學空間，如減少課堂時數、非教學工作等，讓老師可以照顧弱勢學生，不再恐懼縮班殺校，減低學校「生存」的壓力。唯使學生行為和學校生存「脫勾」，才可以讓老師專心了解問題學生的需要。

陳校長認為，理想的教育環境是校方按學生需要制定教學方案，對未能跟上進度的學生按其能力提供協助，而非像現時情況般，由學生配合學校的教學課程、進度及目標。而且，現在香港的所謂平等學習機會只停留於入學層面，即貧困人士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得不到學位。但事實上，家庭經濟能力較佳的學生可以獲得較佳的學習支援和機會，在這個層面上看並不平等。要達到平等，學校應有教無類，令學生不會因種族、經濟能力等原因，影響所獲得的學習支援。可惜，年復一年，問題依舊存在，令陳校長毅然以一己之力成立免費補習天地，幫助青少年，實踐自己的教育理想。陳校長承認，為貧困學生提供免費補習只是治標而非治本，但前題是為基層學生提供一個機會，讓他們得到現時社會欠缺的平等學習支援。

成績能否改善只是次要。學校或不願做、或不能做，貧困家庭又無法為他們的子女提供更好的學習支援，唯有由坊間的熱心人去實行。

教育的意義

回想在中學任教的日子，陳校長分享了一個學生的個案。當時，在陳校長任教的會考班中，文學測驗中有五個學生考得零分。經過了解，他們認為即使溫習都不可能合格，所以採取放棄態度。陳校長承諾，只要他們跟隨陳校長的方法溫習一定可以合格。其後，陳校長用小息、午飯及放學的時間為他們補課，授以溫習及考試技巧，但最終只有一個學生可以堅持到最後。到了放榜的日子，陳校長在教員室先收到成績單，屏氣斂息地翻著那位同學的成績單，找到文學的那一欄，寫著「F」（不合格），心情一沉，感到內疚和失望，因為無法兌現他對學生作出的承諾。見到那位學生時，陳校長裝作不知道成績，但那位學生卻十分開心走到陳校長面前，說他文學科考得「F」。最初，陳校長以為學生是在揶揄他，但該名學生卻表示這是他唯一一科得到「F」，其他科目都得了「U」（不予評級），所以十分感謝陳校長的教導。對於老師和其他人來說，「F」和「U」可能並無分別，但對於那位學生來說意義卻重大得多。可見，成績等第絕非首要，老師對同學的老闊懷，以及學生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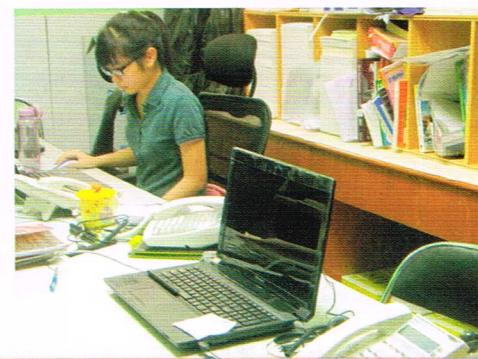
為六百多個合資格學生配對，尚有一千多名學生等候配對。有家長因為自己沒力付錢讓無法追上學校課程的子女補習感到內疚，但經「補習天地」配對後，孩子英文有明顯進步，家長滿心歡喜拿著成績表向陳校長報喜。有殘障學生希望補習改善成績，但礙於輪椅出入麻煩而被多間補習社拒於門外，更有補習社開出要多帶一名學生同行補習才願意讓他加入。最終，該位學生經社署轉介找到陳校長，成功找到義師為他免費補習。

個人能力微不足道 「幫得幾多得幾多」

「補習天地」辦學兩年多，陳校長表示過程並無太大壓力。他解釋，因為由創立免費補習天地至今，從未勉強自己定立一個明確目標，只是順其自然。傳媒報導後，免費補習天地的知名度增加，求助學生和義師急劇上升，而且計劃增添不同服務，令人手、資金的需要增加。假若資金不足，所聘請的職員少的話，處理配對的時間自然拉長。當然，由於傳媒的報導，更多人知道陳校長的工作和理念，不少人因此加入成為義師、解釋員、捐助免費補習場地。而成為義師的熱心人主要是在職非教學人士、大專生、退休老師，甚至在職老師。陳校長早前在社交網站表示現時租用的辦公地方的租約快將完結，馬上就有人聯絡他可以租出地方，令他感到香港仍有不少熱心人士。陳校長表示，

後記

沒有豪華的裝潢，簡單的一個辦公室，數張書桌，滿櫃子由義工捐贈的二手教科書和物資。坐在我面前的陳校長，與在傳媒面前的他，都是一樣平易近人，內心燃點著他幫助貧困學生的火光。陳校長談起舊日在學校任教的日子，展露了他對以往當老師時與學生親密關係的懷念。我不禁回想起中學時候的恩師，他們所在乎的不只是學生的成績而已，更緊張學生的心靈發展，是否懂得思考、關心他人。面對一些社會問題，作為普通市民，有時我們可能無力改變政府決策，但至少可以從細微處著手，捐助予慈善機構、擔任義工等，都是貢獻自身一分力的行為。所謂「勿因善小而不為」，若是你能力所及，就如同陳校長一樣，不要遲疑，馬上去做吧！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學生透過網站或電話登記基本資料、就讀級別、補習科目、補習地區、日期及時間。

熱心人仕透過網站或電話報名成為義務教師、登記可補習之級別及科目、補習地區、日期及時間。

職員收到學生報名後會以電話初步了解學生背景及情況。而收到義師報名後則以電話或電郵聯絡義師，確認資料。繼而在學生及義師資料庫內作出配對，務求盡快為學生配對適合的義師，安排義務補習服務。
職員與雙方確認後，會相約首次的義務補習。地點通常會在就近雙方的麥當勞、大家樂、大快活或肯德基等大型連鎖餐廳。首次義補，職員亦會到場為義師及學生講解義務流程及填寫義師補習記錄表。之後通常每星期會進行一次約一小時的義補。

資料來源：<http://www.hknc.org.hk/>

我超越影響更深遠。陳校長感嘆，現今老師要做到相同的事，可謂難上加難。

陳校長又談到補習中心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個學生。在陳校長決心辭去校長一職成立免費補習天地之前，他夜訪流連街頭的青年，設置攤位，以「免費教師」作招徠。陳校長從中認識了一名邊緣青年，經了解後得知他中三輟學後便投身社會工作，後來才感受到英文的重要性，希望陳校長可以幫忙。自此，陳校長每星期都會為他在快餐店免費補英文。但因為該名青年只懂得廿六個英文字母，所以要由最簡單的生字學起，重拾書本不容易。現時，當日那位遭人白眼的「邊青」、「廢青」已重返校園，正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二年級。世上沒有教不好的孩子（學生？），只有放棄他們的大人（老師？）。免費補習天地自成立至今，已成功

由於學生和義師的補習時間、科目和地點等各有不同，因此很多學生仍然等候配對，所以除了需要捐助之外，更需要更多義工加入成為義務導師。成為義師的條件十分簡單，高中畢業即可，最重要是有耐性和包容，因為受助對象的自信不足，學習能力低，需要細心解答他們學業上的問題。另外，在今年暑假，免費補習天地除了舉行不同的暑期補習班和興趣班外，更開始舉辦免費幼兒遊戲學習班（Playgroup），讓貧困家庭的子女「不會輸在起跑線上」。



[1]「有教無類」兩解：一、受教育的人不分貴賤、貧富、賢愚，機會均等；二、通過教育，可以消除人世間不平等的差別。陳漢森，〈「有教無類」兩解〉，《明報》（2011年2月21日）。

[2]教改：自回歸後香港政府推行教育制度改革，推行包括縮班殺校，教學語言政策，學制課程改革，教師語文基準試，學校自評外評計劃等。

[3] 2002年，教育局把收生不足的統稱為「成效不彰」或「不受歡迎」學校，繼而強行停辦。過去是殺校潮的重災區的北區，面對學額過剩的北區學校，最近卻面對學額嚴重不足問題。梁亦華，〈教育市場下的殺校潮〉，《星島日報》（2012年7月2日）。